



白驹文丛

BAIJUWENCONG

# 生命的履痕

草原 著  
作家出版社

散文集

白驹文丛

BAIJUWENCONG

草 塬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的履痕/草塬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5  
(白驹文丛)

ISBN 7-5063-2652-3

I. 生… II. 草…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7612 号

## 生命的履痕

---

作者: 草 塬

责任编辑: 绿 萝

装帧设计: 西 里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mailto: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80 千

印张: 4.25 插页: 3

版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652-3/I·2636

总定价: 80.00 元 (全五册)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序)

# 韧性地写作

那一年我在鄂西参加完一个笔会转往黔江。一路上车子在武陵山中盘旋。莽莽武陵，像一道道巨大的屏风，静静地矗立在天宇下，使人永远也不能穷尽它的全貌，诱惑着你追寻着它的身影，翻过一座座山，绕过一道道梁，步步深入。直到你筋疲力尽，昏昏入睡，眼前突然一亮，深锁在重山中的黔江出现了。在厚重的大山环抱中，黔江纤细得犹如一弯细水，秀气地扬起着一张稚嫩的脸，似乎还有些羞怯地向远道而来的人们张望着。

黔江的诱人，不仅是因为它有着秀丽的山川，更因为这里世代居住着一个古老的民族——土家族。而且当时还是刚刚成立的民族聚居地区。就是为着这一民族，我才千里迢迢赶到这里。

知道土家族并对它感兴趣是我从事编辑《民族文学》工作后。在大量的来稿中，我收到许多来自湘、鄂、川土家族作者的来稿，从中我知道了许多土家族的风俗传说，同时也结识了不少土家族作家朋友，谭长军便是其中一位。他写散文，也写报告文学，记得最初我是在来稿中读到他的一篇《夏日云梯街》的散文，而熟悉他的名字的。那篇散文不长，是写他家乡石柱，长江岸边一个很有特色的古镇，古镇民风古朴，地域生活鲜明，情趣



十足，读罢引人向往。稿子很快发在《民族文学》上。由此，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稿件往来，从他的来信来稿中，我进一步熟悉了他，熟悉了黔江，更熟悉了一个生生不息，坚韧自信的民族。

直到那一年我们在黔江见面，我一直以为他是个身材高大的土家汉子，而相见时，才知感觉错了。原来长军是一个瘦弱的青年。他当时在地区文化局担负着一份工作，写作完全是业余时间，但对于写作，他极勤奋，几年间写了不少的散文，看得出写作于他已是内心感情宣泄的一种方式，从他的文章中你可以触摸到他一颗孤独的心，同时，感受到他不屈服于命运，奋挣进取，热爱生活，充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的心路历程。生活给予他许多艰辛的记忆，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亲情往事。或许正因为有了这些深深的童年记忆，时时浮现在他的脑际，激荡在他心间，终使他拿起笔，将这种情感记录下来，从而成为了他最初的散文。

“瘦削的母亲站在村边的小路上，双手拄着拐杖，支撑着前倾的身体，如一根凝固的桩，身后的黄土坡上立出一道厚重苍凉的影子……”我想这一段文字记录的母亲身影，相信每一个告别家乡，离别母亲的人，头脑中都会留存着场景不同，年龄各异，但却一样清晰，一样珍爱，一样难忘的母亲身影。那苍凉的母亲身影，已不是个体，而成为了我们民族母亲的形象。

“天快亮了。我感到饥肠颤动，血往上涌，眼发黑，心发慌。这时我想起了妈妈曾讲过，坨子煤很好，不但火力大，还可以吃，灾荒年有人吃过，她也吃过。我往外爬，想到矿碴堆里找到一坨煤或任何一种能够啃得动咽得下的东西。我觉得手下的泥土很疏



松，我抓到一个湿漉漉的东西，捏了捏，是红苕，随即在身上胡乱擦了几下就连皮带泥啃了起来，有粪味，却很甜很香……”

读到这段文字令人心酸，却真实地反映着那个时代农村的生活。我以为将自己的成长经历写成文章，只停留在告诉人们那个年代自己的生活是不够的。更需要通过这种回忆，促使人们去思索，思索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历史。长军在这类散文中似乎还缺乏这种深度。叙写自己的成长经历，是大多数作家创作的初始阶段，而将自己的命运放置在时代大背景上，用历史和现实的眼光去审视那个时代，自己的民族、国家命运的兴衰，无疑才是一个作家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可喜的是，长军已在后面的创作中扩大了自己的创作视野，更多地关注起自己民族在新时期发生的变化，增强着责任感。

我国广大少数民族作家，大多生活在偏远的边疆地区，或几省交界相对封闭的地域，信息闭塞，远离文化中心，这种地域的隔绝，造成我国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相对封闭性，和与主流文学的疏离感。但这种封闭与疏离现象，表现在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文学创作，反而呈现出各自独特的视角和特有的民族心理，有的民族使用自己民族的母语反映自己民族的生活，其作品一旦被介绍到全国，往往使人们感到耳目一新，极富冲击力。从这些地域已走出不少为世人瞩目的作家作品。这种现象说明地处多种文化交汇的地域，为这些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更多的文化交融与参考。文化背景的多样性，滋养丰富着他们的文学创作。出生在吉尔吉斯的前苏联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我国藏族作家阿来，都从自己地域文化多样性中汲取着创作资源，并以反映自己民族历史



地域生活的作品征服了读者，为当代文学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为此我相信，目前身处边缘地区的各民族作家，只要心安气定地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历史，不断汲取各种养分，积蓄力量，充满自信地写作，一定会在他们中间产生出大作品。目前的沉寂只是暂时的，这就如同地处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金沙江、澜沧江、红水河蕴藏着丰富的水利资源，现在虽还只是潜在的力量，一旦被开发，必将产生无尽的动力。21世纪将是西部腾飞，少数民族文学崛起的时代。我们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需要的是韧性的写作，只有韧性才最富生命力。

在长军的第一部散文集《生命的履痕》即将出版之际，写下以上文字且作为序吧，衷心祝愿长军韧性地写下去。

尹汉胤

2003年3月26日



# 目 录

韧性地写作（序）	尹汉胤	1
十六岁的雪		1
晚霞消失的时候		6
好斗公鸡		10
难忘饥饿		13
话竹		16
乡泉		18
五月的故乡		21
幺房		24
黎明对话		27
生命的履痕		30
母校寻根		36
失落的故事		39
情殇		47
相约秋雨中		50
从地狱往天堂之旅		53
错位的航标		56
回龙山上的秦良玉		59





夏日云梯街	65
天生小店	68
玉兰幽香	71
雪山小木屋	73
寻古太白岩	76
神龟峡畅想	80
春访赵庄	83
彭水的灯光	86
盖上造池	90
武陵红叶	94
高岩下的烛光	99
锦绣十八里	102
父亲	105
大山风铃	109
驻村札记	111
后记	126



## 十六岁的雪

一直以来，一种扑朔迷离的幻影缠绕于身，若即若离，像一张黏糊糊的网，挣扎不脱。原本寄希望于岁月能消融一切，可是，头顶都已开始飘雪了，遥远的往事却还在日益膨胀。

那年初中毕业，为了给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母亲减轻一点儿压力，眼看着同学们一个个走进高中的课堂，我只好放弃学业回家挣工分。每个劳动日价值一角五分。清楚地记得，这年夏季干旱，太阳火样暴热，人们焦灼不安，全国人民在百日内相继先后送走了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两位伟人，接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抓纲治国”运动就拉开了战幕。

我们大队来了个五人工作组，每个生产队进驻一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深入持久地抓阶级斗争，割资本主义尾巴，彻底铲除“封资修”。进驻我们生产队的代同志就住在会计家。据说他是某山区农业学大寨的标兵，思想很红。抓阶级斗争，主要是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割尾巴，主要是打击“多吃多占”。在农村，除劳动工分计酬和自留地以外的一切劳动果实，诸如房前屋后栽棵树，坝上坎下种株苗，以及任何家庭副业，都是“多吃多占的封资修毒草”，都在铲割的范围。工作队员每天和社员们一起参加劳动，监督生产，了解和掌握阶级斗争新动向，稍有农闲，就组织学习，召开批斗会。



大队里除原有的六七个“五类分子”外，运动中又揪出了三个“坏分子”。其中有长期在外做木活，未按时给生产队交副业款，而自家日子却过得较好的杨姓兄弟二人，另一个就是大队会计大黑牛，据说他在任职期间外出做手艺，应交四百多元副业款未交而贪污了这笔公款。于是，这三个顽固不化不认罪的“坏分子”成为每次大会批斗的主要对象，已被批得服服帖帖掉了魂的“老五类”们场场作陪；于是“贪污分子”大黑牛四处泣诉，八方告状；于是我们大队的运动搞得很好，在全公社有名。

一天晚上，我从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练完节目回家，爸爸小声告诉我说大黑牛煮得有腊肉，他要请我帮忙写个状纸，爸爸说：“毛，你去吧，只要不乱写，多吃点腊肉。”我被腊肉的香味牵引着，踏着破碎的月光，匆匆朝大黑牛家走去。吃了香喷喷的腊肉，熬了半夜，“状纸”也就成了，他签上自己的名，并盖上手印。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跑到十几里外的县城，就邮出去了。

然而，不久，“状纸”很快由四川省革委会经地区、县、区、公社层层批转，最后居然落到了工作组手中。大黑牛贪污的事经多次复查后作不了了之，但那份“状纸”却触犯了工作组。

一天，刚放活回家，我被人叫到代同志那里。进屋，只见他刚从田间归来，高卷着裤脚，跷腿坐在饭桌旁，他叫我站在屋中，问我：“你什么文化？”“初中。”“多少岁？”“十六岁。”“是团员吗？”“生产队团小组长。”“是贫协会会员吗？”“是。”“你最近干过什么坏事吗？”这下我懵了，但很快意识过来，心想帮人代笔无过错，敢做敢当，于是，我将代大黑牛写告状信一事向他



作了汇报。这下代同志怒了：“跪下。果然是你。”我申辩说他怎么说我怎么写，没有什么反动言语。代同志质问我：“你帮谁的忙？帮资产阶级的忙呢还是帮无产阶级的忙？”我回答不出。“跪下。”我没跪。这时，被群众暗称“老狐狸”的冯组长和其他几名队员也进屋来了。最后，他们勒令我回家写检讨。

灾难降临了。我始终想不通，错在哪里？检讨什么？我没写。

接下来的日子，我没资格任团小组长、当贫协会会员了，大队宣传队也再没我的节目了；开会，我被指定在“五类分子”行列后面；批斗会上，我最后一个被揪上台接受批判教育。

人在难中，就像染上了瘟疫，接近你的人是要承担风险的。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闯进了我的圈子，他就是工作队员刘治年，长我四岁，住邻队“坏分子”杨姓俩兄弟的母亲家；他能歌善舞，在工作组，除了负责所在生产队的运动外，还辅导大队宣传队排练节目，夜间到各队巡回演出，我们早已成了朋友；他同情弱者，亲近苦难，常拿旧衣旧鞋接济我，在我家和我一同像狗一样蜷在破床上过夜，赶乡场，挤出二两粮票八分钱给我买碗面条充饥，还给我讲他下乡在山区农村耍了个女朋友的故事。

苦难的心灵，哪怕滴水之恩，也将记挂永远。

事发后，刘兄见面少了。面对强大的运动，他也无奈，但对我却更加同情和关心。

那天下着小雨，大队又开批斗会，社员们戴着斗笠站在大队学校的坝子上。这天刘兄没有来。我被两个挎着木枪的民兵揪上台，前面的八个已跪下，我不想跪，但瘦小的后脚弯经不住轻轻



一弹，跪下了。跪在破碎的瓦碴儿上，尖利的棱角往皮肉里扎，不敢动弹，看那八位“老队员”，都穿着厚厚的棉裤。切肤之痛，不一会儿，我忍不住大哭起来，不知哪来的勇气和力量，心一下横了，鼠样一跳而起，带着哭声，抓起破瓦碴儿往台上乱砸，全然一个不知死活的疯孩儿。台下混乱了，“他还是个崽崽啦”的议论伴着嗡嗡的泣声，高音喇叭里响起了“把他揪下台去，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不翻身”的喊声，我被台上几个人推下了罪恶的历史舞台……

或许因为我是一个孩子，榨不出别的什么东西，自那以后，大会小会没人理我了。

入冬，朔风潇潇，连日细雨，人们很少出门。这天晚上，刘兄又来了，他说：“人们说你在中学读书很得行，看到告状信后就猜是你写的；要不是个崽儿，还要把你揪到公社去斗。”刘兄还说为了这事，他和工作组争议了好几次；劝我事情已过去了，现在只有好好劳动一辈子，不要多想别的事……我们蜷在被窝里吹牛到半夜，像一切都没发生过。夜深了，他抱着我的脚，我抱着他的脚入眠。

次日晨，一股臭气把我们薰醒，推开被窝，天光煞白。原来，小水牛将一墩黑乎乎的牛粪拉在了枕边；昨夜，为避寒，母亲将牛牵进屋拴在床脚上；开门见山，雪花飘飘，茫茫无际，一夜大雪下了足有五寸厚。

这场大雪持续下了两天两夜，多日不化，老人们说一辈子也没见过下这么大的雪，恐怕又有大灾难了。

冬去春来。风雪远去了，运动结束了，工作组撤离了。刘兄



却因我的事被人指控是阶级觉悟不高，路线不清，工作分配受到影响，他只好去了县文工团。不久，风云突变，太阳普照大地，我幸运地赶上了招生改革后第一缕灿烂的阳光……

星移斗转，逝水流年，二十多年过去了，但那段刻骨的岁月就像那场大雪，凝固在我的心中。



## 晚霞消失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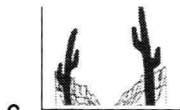
太阳挂在西天，似一个红红的大火球，傍晚的空气变成了薄薄的橙红色；旷野里，微风裹挟着野花、野草、泥土和炊烟的混合香味。

瘦削的母亲站在村边的小路上，双手拄着拐杖，支撑着前倾的身体，如一根凝固的桩，身后的黄土坡上立出一道厚重苍凉影子；她静静地张望着秋收过后的原野，稀疏的银发如路边父亲坟头上枯萎的野草，一绺绺披在肩后，任微风吹拂。母亲，您在观赏西下的落日吗？您在等候远游的儿子归来吗？

慢慢地，她的目光掠过父亲的坟墓，久久地落在了左边那座小小的山梁上。山那边就是母亲的娘家。回娘家只需一刻钟，而她不知多少年没翻过那道山梁了。母亲，我明白了，您在翻检逝去的苦涩岁月。

解放那年，您的父母为完成生命中的最后任务，把您嫁给了山这边一个丧妻的穷男人，他就是我的父亲。出嫁那天，您坐不起大花轿。走进婆家，公婆早已不在人世，只有帮长工的父亲带着我的两个五六岁的姐姐艰难度日。昨天还是闺女的您，转眼为人继母，您像待自己亲生闺女一样教育抚养两个姐姐，为这个残缺的家庭带来母爱和温馨。

命运太不公平，穷苦人家往往雪上加霜。两年后，哥哥出



世；添人添口，为了生计，父亲在数九寒冬带着眼疾冒着冰雪下田干活，暴瞎了右眼，继而殃及左眼，成了不堪重负的残废人；讨嫌的邻里嘲讽父亲是“半头房子”，冷眼笑看他的年轻媳妇能撑多久。母亲，面对这沉重的打击，您没有低头，没有求人，任命运的苦雨凛然倾泻在自己头上，瘦小的身躯顽强地挑起家的重担。孩子们一天天在长，口张肚皮大，生活的担子一天天加重。

五十年代末，中国农村出现历史的饥荒。我们村不许一家一户冒烟，一夜间，路尸游魂，饿鬼啸鸣，万户萧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伙食团就设在我们院里。母亲，您勤劳、善良、胆小，被安排在伙食团喂猪；您从猪栏回屋，颤颤抖抖打开用菜叶包着的猪筒食，成了我们眼巴巴的救命食；加之两个姐姐日归夜出，和村里的姐妹们上坡挖红苕洋芋，割谷穗麦穗，有啥偷啥，才保住了一家七口的性命。母亲，记得这样一个情景吗？您和一个叫梅姐的到我家大石磨上推苦荞，完了，梅姐用眼神向您示意没扫干净的磨槽，后又看看蹲在灶门口的我和幺弟，您打着颤声说：“多诚您了梅姐，要是别个晓得了可不得了啊！”梅姐走了，您慌忙扫净石磨，我们吃上了连壳带面的苦荞粥。那个年代，哪家有活口，哪家就必定有“强盗”。后来大姐二姐常含着泪花对我说：“二弟呀二弟，那时你只有两三岁，幺弟一岁多，要不是妈在食堂，我们又上坡去偷，哪还有你俩的命哟？你饿得走不稳路，两次滚下粪池，摸起来都认为死了，摔在草树下，妈抱着你哭，不准埋，你一两天才回活转来，要是埋了也就没有你了！”

大伙食团撤散了。农村集体劳动，靠挣工分吃饭。景象变了，但我家的日子照旧难熬。大姐二姐已出嫁，哥要上学，我和





弟妹尚小，父亲早已被日子压弯了腰，出不了家门，缺劳力，欠队上的口粮钱，分粮最少。尽管一个劳动日十分价值两角多钱，为多挣一分工分，撑起这个家，母亲，您吃尽了任何女人甚至男人也吃不了的苦：坡上，您专抢粗活重活脏活，一人干两人的份；一挑大粪压在肩上，嘴里嚼着冷洋芋；月光下，人们操着手看着您双手刨完小山般的苔堆，分给一家一户；您和男人一起抬石背土；收工后，您空着肚子赶到乡场收购站，背破铁废物至六十里外换取每百斤九角的力资；瓜叶当粮，一口咸菜一口苔，一粒米一碗粥留给儿女们；您晕倒在田边地角，我们在内心呼喊：妈妈呀！您不能倒啊！有时，您也像别人一样骂父亲“半头房子”，父亲饮泣吞声，其实您哪愿这样？只是心中的气无处出……母亲，您可曾盼望晚年自己还能有挺直了身子的一天吗？

社会的变革带来生活的变化，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不变的却是母亲您。

儿女们都成家了，父亲早已西去，我在城里有了较稳定的工作。母亲，您茹苦含辛几十年，我们希望您能过个幸福的晚年，三次接您进城。而您却视城里生活似虚幻的梦境，不如乡村真实可靠；您说城里的自来水有铁腥臭味，不如乡村的井水好喝；街上车来人往，您说像蚂蚁窝，不如乡村的弯弯小路顺脚；卫生间的瓷砖您也嫌白晃晃的，不如乡村的大茅公厕自在随便。母亲，每当看到您站在窗前焦急地望着老家的方向自言自语“那方又下大雨了，吹大风了，庄稼都收进屋了吗？”的时候，看到您积蓄在枕下的水果糖霉烂了也舍不得吃的时候，我的心多么难过！天下的母亲都一样，天下的母亲各不同。妈妈，您为什么如此命

